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熙朝新語 第十四卷

乾隆十六年三月初十日，奉上諭：「朕時巡至杭州，禹陵在望，緬惟平成之德，萬世永賴。皇祖聖祖仁皇帝曾親祀焉。爰東渡浙江，涉會稽，式遵皇祖舊典，躬薦馨於宇下。厥有姒氏子姓世居陵側，應世予八品官奉祀。該督撫擇其有品行者一人充之，以昭崇德報功之至意。欽此。」欽遵，由閩部移咨督撫，行據司府縣結報詳題，請將姒恒甸世襲八品官奉祀等因到部具題。奉旨准行。

乾隆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，奉上諭：「朕昨至浙江省城，禮部未奏請遣祭已故大學士徐本。詢其故，則以未入賢良祠例不致祭為對。徐本歷事兩朝，宣力多年，勤慎懋著。即如前者過常州時，已故巡撫潘思渠，禮部尚猶奏請。徐本視潘思渠為何如耶？朕巡幸所經郡縣，名臣舊輔皆即致祭，乃國家念舊酬功之典。該部自當慎重辦理，何得膠柱鼓瑟乃爾。徐本著入本省賢良祠，並著該部奏請遣官致祭。欽此。」仰見國家眷念舊臣，有加無已之至意，凡在臣工，宜如何感激奮興耶？

乾隆十六年聖駕南巡，進治河方略之生員俞垺，賞緞一匹、貂皮二張、大荷包一對。進詩賦之吳楷、顧於觀、姜掄元、王世球、於堯臣，各賞緞一匹、大荷包一對。其餘王新銘等十五人，各賞大荷包一對。原任太僕寺卿張映辰、編修梁啟心，各賞緞一匹、貂皮二張。續進詩賦之魏近思等二十名，各賞緞一匹、荷包一對。嚴長明等五十二名，各賞荷包一對。二十二年聖駕南巡，進獻詩賦書畫人員，進一冊者賞緞一匹，進二冊者賞緞二匹。其進《萬壽生生圖》之羅學旦、進《蘇詩補注》之查開，各賞緞四匹。二十七年聖駕南巡，進獻詩冊之胡紹鼎、李宗袁、王誠、吳燦英，各賞大荷包一對、小荷包二個。進獻

《黃山圖》之員外郎許蔭材、進獻《龍井見聞錄》之舉人汪孟

銅，各賞緞二匹。進獻畫冊之臨生朱方藹、童生呂師說、言世永，各賞緞一匹。進獻《唐詩》之李清馥，賞緞二匹。三十年聖駕南巡，進獻詩賦之湯世昌等三十人，各賞緞一匹。承辦《金山墨刻》之程堂、姚思康，各賞緞二匹。江廣達，賞貂皮四張，大小荷包各一對。以上俱見《南巡盛典》。後自庚子至甲辰，鑾輅經臨，行慶施惠，不勝殫述。

乾隆二十七年，李鶴峰因培督學江蘇，按試淮郡。方唱名時，地忽震，西風大作，轅門外旗竿被風刮入雲中，不知所往。

時河湖盛漲，水與高家堰平，西風加勁，淮揚危在頃刻。河督以下各官面色如土，方恐怖間，忽轉東風，天低若蓋，見有黑龍在雲中，修尾下垂，湖水上吸。一炊許，邏兵來報，消水三尺，眾心大安，與試諸生歡聲雷動。石埭縣教諭沈公目擊其事。

紀文達公詢，中乾隆丁卯順天解元。二場表題，擬「乾隆十一年，上特召宗室廷臣，分日賜宴瀛台，賦詩聯句，賞花釣魚，賜賚有差，群臣謝表。」紀作高華典貴，進呈御覽。其詞曰：「伏以皇慈霧洽，雅葉夫酒醴笙簧。聖渥天浮，道契夫賡歌揚拜。秋深桂苑，蓼蕭沾濃露之華。日麗鎔峰，葵藿依太陽之照，集公姓公族以式燕。玉牒生光，合大臣小臣以分榮。冰銜動色，靈槎八月，真同海客之游。廣樂九成，似返鈞天之夢。

屏藩有慶，簪組騰歡，臣等誠惶誠恐，稽首頓首上言：竊惟世道昇平，著太和於有象。朝廷清暇，敷愷樂以無疆。鼓吹休明，必有詠歌之作。潤色鴻業，爰申燕樂之文。故象協鳳梧，志卷阿之雅會。興傳魚藻，留鎬邑之遺風。《鹿鳴》以下共六詩，君歌臣答。《白華》而後為一什，誼美恩明。天王燕則諸侯毛，司儀夙傳其職掌。正歌備而太師告，禮經亦著為典章。在先王皆具有明徵，及後世乃別名曲宴。柏梁台上，藩封以迨於郎官。

葡萄宮中，宰執兼隨以學士。五王共宴，花萼樓頭。三等分評，曲江亭畔。咸亨之會，二王同太子俱從。麗正之筵，兩相暨禮官咸在。情契荊枝之句，興慶移鑾。詩吟花柳之天，樂游置酒。

莫不燕衍於暇豫，用以祝頌夫太平。然而大陵享神，歸藏既誕。

洞庭張樂，莊叟尤誇。汾水新詞，不入西山之錄。瑤池舊事，浪傳汲塚之書。雖有其文，蓋無足道。至於寧哥噴帝，黃幡綽於以解嘲。婉兒評詩，宋之問鬥其警句。牙光帽小，汝陽旋舞以簪花。飛白書成，常侍登牀而乞字。每嫌輕薄，豈曰風流？未有沐浴深仁，醉以酒而飽以德。昭宣盛典，禮同節而樂同和。如今日者也。茲蓋伏遇皇帝陛下，虹壁當陽，龍圖啟運。

澤洽四表，薰風入舜帝之琴。德訖八荒，瑞露浮高辛之甕。雲生牖，鬆生棟，無為宰萬化之原。樂為御，德為車，有道識一人之慶。固已民康物阜，不殊華胥之游。遠又邇安，宛似春台之樂。九年耕而三年食，世登含哺鼓腹之天。十日雨而五日風，人識位育中和之化。史官載筆於玉署，頻登大有之書。天顏有喜於瑤階，爰下推恩之典。用相交於上下，務兼備夫情文。乃移法駕之清塵，焚香灑酒。聿舉趨陂之高會，鼓瑟吹笙。乘泰運者百三年，再行曠禮。過中秋者十二日，先及懿親。或慶衍於螽斯，或派分於麟趾。文昭武穆，盡周家子姓之班。東平河間，皆漢室宗盟之望。昔年故事，曾裁桐葉以分圭。此際遭逢，更葉棣化以待宴。未央二十萬之賜，方此未多。唐皇十六字之榮，覺其尚陋。迺乎翼日，遂及群臣。落望後之仙萼，尚餘兩葉。問重陽之瑞菊，尚隔十朝。則有輔弼依垣，列三台以拱極。

卿士惟月，分九道以從星。鵷鸞集藜閣之英，鼇峰日曉。兎解鹿映柏台之繡，烏署霜寒。官司鹽梅，俱陪嘉會。班聯槐棘，咸預清行。職盡清華，鄭鮮之未容啟事。人兼風憲，李棲筠亦得從游。儀肅冠裳，列分左右。時乃仙車九九，降來五色雲中。

玉佩雙雙，隨過百花橋上。參差貝殿，疑浮弱水之三千。隱見珠樓，似見崑崙之十二。滄洲曉氣，化為宮闕之形。閭闔秋風，吹入金銀之樹。舟浮太液，驚黃鶴以翻飛。帳啟昆明，凌石鯨而問渡。指天河之牛女，路接銀潢。舉秋水之芙蓉，域開香國。

尋芳曲徑，惹花氣於露中。垂釣清波，起潛鱗於荷下。檀林瑤草，似開金谷之鬱芬。桂餌翠綸，喜看銀盤之撥刺。大官賜膳，圖雲刻雷之尊。光祿傳餐，漬桂釀花之酒。青龍布席，白虎執壺。四溟作杯，五嶽為豆。琳瑯法曲，舜韶奏而鳳凰儀。渾穆元音，軒樂張而鳥獸駭。紅牙碧管，飛逸韻以干雲。羽衣霓裳，驚仙游之入月。莫不神飛色舞，共酌太和。感覺心曠神怡，同餐元氣。遂乃集枚馬，呼應劉。歌詠清平，揄揚盛美。天章首煥，落一串之驪珠。御筆高標，扛百斛之龍鼎。葛天浩唱，不推羲繩以前。叢雲輿詞，漫道媧簧而後。因之句成七字，仿漢事以聯吟。人賦五言，分唐詩而探韻。宮鳴商應，俱協和聲。

璧合璋分，細裁麗制。歌葉八伯，盈廷依糾縵之華。頌出九如，聯袂上岡陵之祝。當此揚言以拜手，彌增嘉慰於宸衷。駕綺七襄，抽仙絲於香草。鸞箋十色，分妙制於桃花。織天女之金梭，名高蜀郡。研吳都之銀粉，價壓膠東。玉井波寒，濯瓜桃於懸圃。鐵缸渡遠，分蓮藕於華山。帶去歸鞍，香拂青絲之籠。傳來中使，光搖赤玉之盤。皆得攜出人間，爭識來從天上。西苑賜游之佳話，曾何足云？北門侍宴之恩榮，無能過此。笑貞觀豐年之慶，筵啟丙辰。陋開元麥秋之登，樽移端午。千秋曠禮，萬古奇逢。洵哉遊豫之風，允矣泰交之象。臣等才同樗櫟，器謝棟樑。藻有愧於淡天，賦未堪以擲地。濫列金章之寵，叨分玉局之班。簪白筆而莫效涓埃，侍黃門而多慚獻替。六龍雙鳳，知點竄之難工。九幾五筵，屬遭逢之有幸。得與鹿麋之會，彌增覺藻之思。伏願化治郅隆，治超皇古。無逸而乃可以逸，常軫夫康功田功。已安而益求其安，每惕夫一日二日。撫池台之勝概，則思靈囿之子來。對魚鳥之親人，則思姒王之咸若。觀九族之燕笑，則思自親睦以至平章。顧千官之肅雍，則思正朝廷以及邦國。賞花而念貢花之非禮。勿信其小忠。垂餌而知食餌之不情，務察其大偽。供來芳饌，莫忘東作之耕人。捧出霜綃，當廬西江之浣女。樂諧韶灌，致戒夫琴瑟之專。詩被管弦，務親夫風雅之正。則宮為君、商為臣、角為民、徵為事、羽為物，音有五而協氣長調。肅時雨、又時暘、哲時燠、謀時寒、聖時風，疇次八而休徵咸應。銀繩玉檢，不數夫七十二君。玉燭金甌，永固於百千萬世矣。臣等無任瞻天仰聖，激切屏營之至。謹奉表稱謝以聞。」按文達公其時年甫弱冠，場屋中乃有此瞻麗之文，洵不愧一代作手。

蔡葛山相國奉敕校四庫全書時，其幼孫誤吞鐵釘，醫家以礮礮等藥攻之不下，奄奄就斃。適校至《蘇沈良方》，見有《誤吞鐵物方》云：「剝新炭皮為末，調粥三碗與食，其鐵自下。」依方試之，果炭屑裹鐵釘而出。乃知方技雜書俱有用處。蘇沈者，蘇東

坡、沈存中也。宋人集其所論為此書云。

曹來殷仁虎由召試中書，登乾隆辛巳進士。在京師時，晝寢，夢一偉丈夫來拜，自稱黃昆圃。偕至一處，宮殿巍然，中有尊神，面正方，著本朝衣冠。請曹入見，曰：「吾三人皆翰林衙門官，只行後輩禮，不行僚屬禮。」坐定，目曹曰：「卿十一歲時行一大好事，上帝知之。故特召卿到此受職。卿可即來。」曹茫然不記幼所行何事，惟力陳家寒子幼，不願來。尊神意不懌，向黃曰：「再勸掖之。」語畢而入。黃笑謂曹曰：「翰林衙門甚苦，何戀戀不肯來耶？」曹又哀求至再。黃曰：「我姑為卿說情，或者可免。但卿以後逢火日不可出門，慎無忘也。」曹唯唯。因問尊神何人，曰：「張京江相國。」問此間何地，曰：「天曹都察院。」曹驚醒。後每出門必避火日，雖慶弔亦不往。數年後，漸不記憶。乾隆三十三年臘月二十三日，嚴舍人長明邀曹至程太史晉芳家作詩會。俗以此日禮灶，遂以為題。席間酒數巡，曹伏案睡去，搖之不醒。客大驚，疑詩中有侮灶神語，故神示之譴，乃群向灶神禮拜祈請。至三鼓，曹始蘇。自言恍惚出門，如行泥沙中，身不知所泊，亦了無恐怖。忽見黑袍神迎面攔阻去路，因送之歸。次日，取時憲書閱之，二十三日乃火日也。曹後官至侍讀學士，卒無他異。

乾隆甲寅，四川解元黃多益，場前夢人示以題，為益者三友章，因改名應之。榜發，果得榜首。

乾隆三十年，高宗純皇帝巡幸江浙。訓導王世芳接駕，時年一百七歲，奉旨賞給匾額並賞緞二匹。三十六年，入都恭祝皇太后萬壽。時世芳年一百十三歲，賜翰林院侍講銜。還鄉與第三子同行，白髮飄蕭，背轉偃偻，不似乃翁之矍鑠。問其年，曰：「八十五歲。」又乾隆辛未，聖駕南巡。有湖南湯老人來接駕，年一百四十歲。上賜扁額云：古稀再度。皆熙朝人瑞也。

無錫王晉川會汾，乾隆丁巳翰林，官至吏部侍郎。家故貧，刻厲讀書，館選後猶鍵戶下帷，勤讀無間。人以為難。癸亥御試翰詹第一，一歲三遷。洊陟卿貳，立朝蹇蹇，有古大臣風。

上方倚重，將畀中樞，會京察自陳，舉侍講學士齊召南自代。

推賢讓能，朝野重之。

南豐李恭毅公湖，乾隆己未進士，由知縣累官至廣東巡撫。

時番禺焚塘灣為盜藪，出沒數百人，劫掠官民無數，大吏不敢問。恭毅下車，即確訪得實，商之巴總督延三，委汪臬使新、廣州李知府天培率兵千餘人捕之。四面設伏，夜半鼓噪而入，直搗巢穴。巢名老鼠山，三面臨海，其賊首梁亞香，聞風即率其丑類拒捕。官兵踴躍爭先，擒其賊百餘人，亞香見勢不敵，即遁至海邊，扳倒枯樹擲之海中，騰身抱樹而逃。汪命善泅者駕小舟，追至海中擒之。奏聞，上嘉之，命嚴鞫其黨。匝月獄成，共審得首從一百八十人，所劫數百案，磔於市。令鑄大鐵貓於老鼠山以鎮之，盜風始息。粵人為之歌曰：「廣東真樂土，來了李巡撫。」聖眷正隆，而積勞成疾，遂卒於官。斂時見其面目手足作黃金色，光耀照人，亦一奇也。

劉文定公為相時，王司寇述庵以公事詣邸第商酌。時夜半，天寒甚，公呼三公子具酒脯，而廚傳已空，僅得白棗數枚以侑酒，公自愧其陋。然儉德如此，不可及也。

丙辰徵士武林桑甫之父文侯，家貧，性至孝。父病膈，醫者雲須羊脂和粥以為餌，文侯每日侵晨市脂煮粥以供父。父歿，文侯抱鐺以哭，若孺子然。裡人為繪《抱鐺圖》，作詩紀其事。萬光泰一首最悲切，云：「羊脂數合米一掬，病父在牀惟啖粥。父能啖粥亦甘，粒米勝於五鼎肉。升屋臯某無歸魂，束薪斷火鐺寡恩。牀前呼父鐺畔哭，抱鐺三日鐺猶溫。嗚呼！

恨身不作鐺中米，臨歿猶能進一匕。調鐺不聞鐺有耳。」

高郵夏禮谷之蓉，雍正癸丑進士，由教諭薦舉人翰林，典試閩中，督學粵東。於治經外示以古文之學，兩省文風因此蒸蒸日上。星軺所至，綜所見聞，係諸篇什，著有《駢徵集》。

歸田後，仍日事丹鉛，手不釋卷。耆德盛名，學者以為矜式。

會稽周學士長髮，雍正甲辰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散館以知縣用，尋改教職。乾隆初，由薦舉重入祠館。奉命祭告嵩華、江淮、吳山等處。乞假省母，恩賜內緞豐貂，令歸為母壽，極儒臣之榮。

華亭王厲齋祖庚，為相國文恭公長孫。幼穎異，公愛其類己，且生同甲，故名曰祖庚，字曰生同。雍正丙午丁未聯捷，榜下選山西聞喜縣，調興縣。歲旱，申請開倉平糶，不待報，即令民赴倉買谷，民賴以安。乾隆丙辰薦舉，應召試不售，尋奉旨纂修經史。出知隰州，卓薦升順德府，調保定府。恭逢聖駕巡幸及秋獵木蘭諸大典，屢荷召見，奏對悉稱。在任八年，卓薦者再，然終以未得入詞館為歉。兩子紹曾、顯曾皆膺館選，而意終不樂，亦見文人結習未忘也。

山陰胡雋威天游，兩中副榜。乾隆丙辰薦舉召試，因持服未與。次年補試，又以污卷見遺。居京師，館任宗伯蘭枝第，晨夕商榷讀書，未嘗挾一刺以乾公卿。公卿慕其名者，欲一見而不可得。每廣座作文，落紙輒數千言，見者嗟服。駢體文得唐燕許二公之遺。會《一統志》成，當進御，鄂文端、張文和兩相國屬齊檢討召南作表，齊推雋威。文端欲招之，卒不至。

其任氣不肯下人如是。

桐城張文和公七十壽辰，高宗賜對聯云：「潞國晚年猶矍鑠，呂端大事不糊塗。」

常州陳文恭公薨，賜對聯云：「執笏無慚真宰相，蓋棺還是老書生。」

錢唐梁文莊公乞假養親，賜詩云：「翻祝還朝晚，卿家慶更深。」天語之肫摯如此，知明良之契合深矣。

吳縣陶部郎笈之妾李氏，年二十四而寡。撫所生子望潛甫彌月，教養成成人，為之授室。媳陳氏有娠六月，而望潛又歿。

時陳氏年甫十七，痛不欲生，勉從姑命，以待生男延宗祀也。

已而舉一女，孀姑恐傷寡媳心，亟請於族黨，公議以猶子緒澧為嗣。又十年而李氏卒，計守節二十九年。陳氏命緒澧循例請旌，建坊墓道，綽楔巍然。工費不貲，典質簪珥殆盡，親族賢之。乾隆壬子，陳氏年四十一歲，西鄰不戒於火，延爇將及臥室。舉家徙避，陳氏守伯姬之戒，端坐不出。時西風大作，火勢忽迎風返轉，闔門得免於厄。天之厚待苦節，此其顯而易見者也。聞緒澧之子亮彩，已有聲庠序，陳氏猶及見其孫之成名，食報正未有艾耳。

長洲蔣重光女，有至性。父病痼日久，女隨生母晨夕侍。

會天暑，蚊集嘍遍體，婢媼輩欲揮之，女不可，曰：「蚊得一飽，便絕他噬，寧使噬吾膚，毋令再噬吾親也。」婢媼為之泣下。其感人如此。女年十四，字同里陳珏，未娶而夭，女誓不再字。父母不忍奪其志，遂歸於陳。持服如制，立嗣娶媳。而嗣子又歿，乃與孀媼撫遺腹孫廷椒，以養以教，守節三十餘年而卒。廷椒呈請詳題，得旌典焉。

程香岩蔭貴中乾隆己卯舉人，授四川大竹令。有政聲，公餘以詩畫自娛，翩翩一書生，絕不料其有經濟才也。金川用兵，上官察其能，委辦南路科多站，程以其子烈隨行。西軍失守，賊勢方張，漸及科多。程下令籍隸役兵夫，盡力死守，數月賊不得逞。黠者教以火攻，賊乃積薪縱火。既熾，程身先出戰，手刃二賊，遂遇害。其子亦不屈死。事聞，贈道銜，祭葬蔭賚如例。若程君父子，可謂忠孝萃於一門矣。